

37532

東北小史序

往余客南都，發願撰東北通史，蒐集資料略備，以十閱月之力，寫成三十萬言，適得全書之半，是爲上編，而抗日軍興，未幾南都淪陷，余輾轉入川，檢行篋所存，全稿尙在，惟下編之資料隨劫火以俱喪，訖於今日，猶不能下筆，思之輒不勝其惘惘也。

去冬，余來三台，沈君魯珍告余，浙江大學之李君絮非新成東北小史一冊，欲余爲之校訂，李君旋寄其稿來，余發而讀之，至於愛不釋手。李君之作，釐以十章，約四萬餘言，始於史前之東北，終於九一八事變，源原本本，如數家珍，信爲好學深思心知其意之作，篇中之前五章，時有取於拙作，而紀敘史前一段，較鄙詭爲詳爲新，六章以下，更爲拙作所未言。當此外患未交，僻居一方，無法博綜約取之日，余欲續成未竟之通史，慮非借助於是書，別無采獲之方，是則李君之有造於余者甚大，豈止拘拘於校訂文字而已哉。

噫！余去故鄉，五六年矣，每披良維之圖，恍見不成之絕頂，室建之奔流，密林際天，怒驥滿野，原田廬廡而如畫，寶藏壘壘以無窮，美哉山河，顧瞻流涕。今覽李君之作，益以動我遐思，試以家族爲喻，祖宗所貽之田廬，寶藏具在，界至可稽，苟子孫非至不肖，必不肯以尺寸讓人，詳繹是書所指陳，正爲東北之寶藏界至，較然明白可數，強敵雖欲據爲已有，其何可能，然則東北失土之收復，將以是書爲息壤，又不待問。余近取通史上編付之手民，而李君小史亦將問世，可謂響應氣求，不期然而然者。吾聞李君諸業於張曉峯先生之門，先生爲當代史地學界之鉅擘，衣鉢所傳，家法自正，極日余償還鄉之願，當邀李君遨遊於白山黑水間，舉古事今情，而一一證之於史，李君當有百尺竿頭更進一步之鉅著，曉峯聞之，其必爲之掀髯一笑乎。

民國辛巳一月遼陽金毓黻校竟記。



Rw7688X09

目錄

第一章 緒論

「東北」的正名 東北早屬中國 東北的民族 東北的建置沿革 本書的分章和旨趣

第二章 史前的東北

東北的仰韶文化 漢人及早的移入與史跡的繁博

第三章 早期漢族的開拓東北

燕之襲却東胡與興築長城 秦代恢宏前朝的建置 統治東北規模最盛的漢代 漢族在朝鮮的經營與漢武之郡縣半島 肅慎與夫餘 高句麗與烏桓 公孫度的割據和毋丘儉的征韓

第四章 東胡夫餘兩族的爭霸與隋唐之征韓破日

慕容氏的臣漢建國 慕容氏的漢化及與高句麗之爭戰 契丹的代興 隋唐之間罪高句麗 中日戰史中最榮譽的一役 盛唐後對東北的建置

第五章 渤海遼金的建國始末

渤海國的建立與朝唐 遼之建國及漢人的北徙 渤海國的身後——東夏 女真——金之興起 金之建國與覆亡 渤海遼金之文教和中原的關係

第六章 元明對東北的經營

蒙古的勃興與其對東北的經營 蒙古之失國與明對東北的經營 努爾干都司的設置 建州女真的興叛 努爾哈亦和蒙古族的衝突 努爾哈亦的擾明與明之覆國

第七章 漢族開發東北的成熟與俄日兩國在東北的角逐

滿族的內徙和禁地之東北 波濤壯闊之漢人東徙 俄人東侵與初期中俄間的交涉 日本之侵韓與禍遼 俄在東北侵略政策的積極 俄日在東北侵略的衝突與其結果

第八章 日本對東北侵略的積極與「九一八」事變

日本在東北勢力的躍進 「二十一條件」與東北 華府會議與日本暴行的遭受制裁 中俄間的東亞問題 破壞世界和平之「九一八」事變

第九章 「九一八」事變以後的東北

近數十年來日本侵略中國的劣跡 日本武力佔據東北後的傀儡劇 日本對東北重施滅韓的故技 日本對東北資源榨取的激進 東北為日本的死命線 日本的暴行已為舉世所共斥 國聯調查團報告書與其建議

第十章 餘論

世界公認東北為中國領土與其事實上的根據 中國在東北的根深蒂固與文化之偉力 漢族開發東北的勞績 東北是中國的生命線 東北精神與存省與國

第一章 緒論

〔東北的正名〕遼甯、吉林、黑龍江三省，很早便隸於我國的版圖。因為位於我國的東北部，所以近代以降，稱之爲「東三省」。或更將熱河加入，稱之爲「東四省」。遼、黑、熱皆緣水而得名；吉則吉林烏拉的簡稱，義爲沿江。惟此等命名，皆屬晚近的事情，終不如「東北」一辭的簡賅，與由來也久。「東北」爲中華民國的東北，乃自方位而起，及後更劃以一定的區域，從而名之爲東北。於是籠統的一隅方位之地，得到了一個確定範圍實際相孚的名稱。對於中央，則表明其爲中國的一部分；對於地方，則顯示其所在方位。依中國和東北的歷史與地理而言：這一名稱既有史蹟和方位的根據，並且十分適當。但自近代以來，我國東北海外，久受中國化育的日本漸見強大起來，因爲東北爲彼侵略大陸的第一步，所以一意孤行的要予以吞併，從武力、經濟各方面着着進行。同時一班日本軍閥御用的文人，更不惜顛倒是非，淆亂黑白，予武力、經濟侵略的惡行以粉飾和接應，想以一手掩盡天下後世人的耳目，乃逐漸以「滿洲」稱東北。利用此種閃爍模稜的名稱，以爲嚟混極少數滿族和作爲侵略的掩護之工具，抹殺東北爲中國全部的一部分，使中國無容置喙，而得任所欲爲。實則稍有中國歷史常識的人，皆知道「滿洲」根本不是地方的名稱，而爲明代臣屬的建州女真酋長「滿住」的衍文。〔註一〕按建州衛首領李滿住在清太宗、皇太極數世以前，是滿族中早期最傑出的人才，爲明守土東北，所以「滿住」乃爲滿族最尊的稱號。以後逐漸訛爲滿洲，嗣後更以之名其部落。金毓黻以爲：「滿洲之得名，蓋含有二義：一爲僞號曼殊之轉音；一爲女真酋長之尊稱。從而爲折衷之說者，謂滿洲之音，由於曼殊；滿洲之義，乃爲酋長。」「〔註二〕由此可以見到其間脫化的痕跡。至以此尊稱置於其族國之上，則肇始於皇太極建國號爲大清之後，以滿洲之名掩飾其稱金的醜跡。（努爾哈齊國號大金，爲自託於金朝的再興。）而以之爲一隅地方的名稱的，則作俑於南滿鐵路的名，清初諸帝，以滿洲名其族國，爲假借之以諱飾其前此卑微的經過。

嗣後因爲中俄間交涉，遂將用字不慎，「南滿」字樣著於條約之中，日人竟以小人之心，利用線隙，因緣爲利，假爲詭辯之資，聲言東北是滿族的而非中國的固有之地，即含有不承認其爲普通行政區域的意思，而與蒙藏等地（按蒙藏亦有與滿洲部族名變而爲地方名的經過）等量齊觀，更恣其雄黃，造作「南滿」「北滿」「滿蒙」一些名稱，來遂其分化離間的陰謀，次第蠶食的目的。從最近の日閥暴行侵略事實，回溯既往，日人的處心積慮，真是狂妄狠毒之至。

〔東北早屬中國〕東北去今四千二百年前，虞舜的時代，已爲我國的屬土，載籍斑斑可考。三代以降，殷紂孤竹君於今河北省的東北隣於遼、熱兩省的遼安縣西，其範圍當然及於遼、熱兩省。周武王封殷後箕子於今朝鮮半島，則介於朝鮮河北間的東北，——尤其遼熱兩省，安有越在化外的道理？自後歷代曾未放棄，皆從而建置區域，設官治理。雖間有歷史上的部族，（今皆同化於漢族）時而稱制割據，雄長一方；時而更混同全國，合爲一體。但皆爲我國民族內部搏撓過程中應有的現象，不足爲病，古今中外，任何一國民族的建國史，皆有此同樣的悲歡離合之跡，且雖在每一析異的時候，中國在東北的主權，皆始終維持未墮，尤其在種族和文化的兩方面，始終爲中國的一部分，馴至一切政教，風俗，無一和內部有異。所以今日自一切方面視之，東北完全爲中國的領土，毫無疑義。日本人大言不慚，說：「滿蒙在歷史上非中國領土，」真是抹煞事實，指鹿爲馬。且東北即在國際公法上和民族自決土言之，其爲中國省區，更有其歷史的事實上之根據。所以日人中稍顧歷史事實者如稻葉岩吉，也不得不承認我國人之早居斯土，但却故意的把時期移後；更於漢滿兩族之間，肆爲主客之別，（註三）終屬無所徵信，別有用心。

〔東北的民族〕東北民族見於我國已往載籍中的：在上古時代有貊和肅慎。在漢有東胡、山戎、夫餘、高句麗，在魏、晉有鮮卑、挹婁、在北朝有勿吉、靺鞨，在唐有渤海、百濟、新羅。在宋、元有契丹、女真、室韋、韃靼，在明有滿洲，錯綜離合，難爲定論。然大別之，除漢族外，可以列爲通古斯族、夫餘族和東胡族。通古斯

族，上古謂之肅慎或息慎，稷慎，當時所住之地，史家多指爲今吉林省牡丹江上流地方。漢、魏、晉稱挹婁，南北朝稱勿吉，隋唐稱靺鞨，宋、元、明稱女真，清稱滿洲。先後曾建有渤海（唐時）金（宋時）和後金（即清）三朝；以清勢爲最盛。西周時，數來朝貢。其後經秦漢，不通中國，而臣屬於夫餘。晉時，復行來貢，仍爲楷矢、石磐。隋、唐之時，有一部助中國征伐高麗、突厥，更爲接近中國，後建渤海國，一切典章制度，大都模倣中國。其屬黑水部靺鞨於宋時叛遼侵宋，建國曰金。至於滿洲，初興之時，尙在半開化的階段，與明接觸既久，已多同化，及至入主中國，所謂滿族，遂成爲歷史上的名稱，而盡同化於漢族。其留於東北邊疆者，在清初別爲四部：使犬部，包括呼爾喀、滿洲及黑龍江下游的鄂倫春人；使鹿部，包括費雅喀、奇勒爾和上流鄂倫春人之在東部的；使馬部，上流西部的鄂倫春人；魚皮部，呼爾喀之黑斤即赫哲人，又稱魚皮靺鞨。近三百年來，很多變動，至今人口甚少。夫餘族即貊族，今已不在中國範圍之內，但於民族上和漢族關係綦切。而在歷史上，其地望久與東北結成一體，不啻越南之與滇，桂。不過，論其住地的關係，實古近而今遠，大抵皆依朝鮮爲根據。箕子封於其地，史記稱其迫於燕北，是其族曾一度遠及於今東北之中北部。後以漢族的向外開拓，大部乃和漢族同化。其後高句麗，百濟，皆出於此族。說者謂貉爲廣義的東夷，而在上古期間，建國於中原的殷且爲東夷民族，說證甚多。因之貊與中國的關係，不但很早，抑且甚密。而其居地朝鮮一辭，古時兼及遼東一帶。地理上既錯綜相屬，人種上更轉移交流，比之越南之與中國，更進一步。東胡族立名最古，史記索隱引服虔云：「東胡，烏桓之先，後爲鮮卑，在匈奴東，故稱東胡。」秦前居今熱河，遼甯一帶，當時除用東胡一名外，尙有緡山戎，北戎者，其後別爲烏桓，鮮卑，契丹，室韋，前三者多與漢族及早同化。獨室韋蜕化而爲蒙古，今除蒙古稍存少數子遺外，東胡查遼後已無純粹的獨立之遺種。綜論以上三族，在歷史上不少魚龍曼衍，血染玄黃的事故，但今已茫茫古原，盡成陳蹟，而俱融於漢族的主流之中，使漢族益發極複雜豐富的能事。言乎漢族徙居東北，於今日發掘的遺址古物考之，不啻與肅慎，東夷同爲東北的主著，而更爲之主流，以

承受其他種族的交流於一爐，忽起忽落，在東北一隅尤盡波瀾涵湧之大觀。所以回顧我民族已往的歷史，東北居民，在過去與中國民族主流的漢族，交流潛融，關係最稱複雜。但同化的結果，亦最艱難和偉大。

〔東北的建置沿革〕溯自虞舜之世，東北一部爲古冀青二州之地，舜分冀州東北爲幽州，青州東北爲營州。在當時雖不卽爲行政區域，但可視爲分畫的地理區域。夏，商因之。周初爲幽州，其時肅慎在東北，朝鮮在東南，同居幽州的境內。熱河亦於周世以山戎通於中國。戰國時，遼河左右屬燕。秦一天下，置郡縣，於遼甯，置遼東遼西兩郡。熱河則當漁陽、右北平、遼西等郡的邊境。漢初因之，屬幽州，武帝時增置真番、臨屯、玄菟、樂浪四郡。玄菟在遼甯境，〔高句驪在東，屬玄菟，〕吉，黑時爲夫餘、挹婁所居。熱河一部初隸右北平郡，餘則終爾漢之世，皆爲烏桓鮮卑諸人所據居。安帝時，增置遼東屬國都尉。漢末爲公孫度所據。曹魏先後擊破熱河的烏桓與劉樓遼東的公孫氏，置東夷校尉，治襄平，而分遼東、玄菟、樂浪、昌黎、帶方五郡爲平州。吉、黑仍爲挹婁，〔後魏稱勿吉〕室韋、獐狍、夫餘所居，皆納貢內屬，隸於東夷校尉。東晉之時，中朝衰弱，遼東一帶，先後爲前燕、前秦、北燕、後魏據。南北朝時，一部并於北魏，熱河東北則有契丹別部的庫莫奚。遼河以東則沒於高句驪。吉，黑則爲鮮韋所居。隋唐降服高句驪，恢復東北。高宗時，平高句驪，百濟，並今遼甯地置都督府九，設安東都護府以統之。熱河初置松漠、饒遠兩都護府，後隸平盧、范陽兩節度使。吉，黑在唐初曾置有燕，黑水等州，爲鮮韋各部住地，咸屬於唐。其後粟末部大祚榮，在今鏡泊湖（當時稱爲勿汗海）附近勿汗城叛唐，稱震國王。不久，爲唐招降，至大祚榮之孫欽茂，唐封爲渤海國王。置五京，十五府，六十二州，於黑水靺鞨之南與朝鮮之北境。五代、北宋時，遼甯屬遼金爲東京遼陽府，熱河則有契丹阿保機的興起，勢力逮及於吉林的西南。吉林的其餘部分，和黑龍江則爲女真所居。契丹後改國號曰遼，兼有今河北一帶地方，後女真（黑水靺鞨）建國曰金，統一東北，與宋以淮河爲界。遼，金國於渤海皆有五京的建置，不過範圍愈後愈爲推廣。元初置東京總管府，後改遼陽等處行中書省。遼河以東爲遼陽、東甯、瀋陽、開元等路，開

元以東爲合蘭府水達達等路。遼河以西爲廣甯，大甯等路。包括今東北四省。明初於遼、吉、黑三省，置定遼都衛，後改爲遼東都指揮使司，革所屬州縣，置衛二十五，所十一。永樂間，復置安樂，自在二州，外衛一八四，所二十。後遼甯爲建州衛，吉林爲海西、野人兩衛，黑龍江爲朵顏衛，分別屬遼東，努爾干兩都指揮使司。熱河一部爲北平府治，餘屬全甯、大甯、興州等衛和兀良哈部。清初起自建州衛，先行征服東北四省，然後定鼎中原，尊遼甯爲盛京，設將軍都統和吉、黑同。季年置東三省總督，駐瀋陽。熱河承德則設於康熙間，隸於河北。遼甯於日俄戰後，改稱奉天與吉黑兩省同時改建行省。民國建元，熱河改稱特別區。民國十八年，亦改建行省，同時奉天改用今名——遼甯，計遼甯有縣五十九；吉林有縣四十一，設治局一；黑龍江有縣四十三，設治局十；熱河有縣十六，設治局二。綜計有縣百五十九，設治局十三。溯考東北的建置；秦漢以前，但爲辨方正位，然亦指示疆土的劃分。秦、漢以後，正式建置郡縣。遼河一帶，始終爲漢人耕殖之地，其後割據、統一，軍府、民治、交迭起伏，盡往復離合的能事，而終歸於清末民國的極治。其間曾不知洒卻幾許血汗和耗費若干勤勞，「一寸山河一寸金」，其實黃金雖貴，要亦不能比擬其百什分之一。

〔本書的分章和旨趣〕本書計分十章：第一章。緒論，首正名稱，「名不正則言不順」。既破日人之調言，並正中外之視聽。次述民族，由以見我民族過去相煎熬相融化的經過，今搏梳的大業方成，而敵人之離間正亟。凡我東北同胞，應一司前歷史，我漢滿早經一體，血濃於水，絕不容其分裂。未敘建置的沿革，我人更當了然於東北設立郡縣的悠長，確在割據如渤海、遼、金曾未或廢，至清而種族、文教，遂收完全一統的大功。其中艱辛締造，實爲各邊區最。第二章。史前的東北，則就近來中外學者發掘考訂之所得，以補置東北正史的闕頁。依於仰韶文化的遺物，可以上溯中華民族的早據斯土。第三章。早期漢族的開拓東北，自有史以迄漢魏的二千年間，依於古史的記載，以覘其中各部族活動的事跡，而漢族更及早爲其間開發之中堅，東胡、夫餘、通古斯，舉爲漢族的臣屬，拜手於高等文化之下。而郡縣的設置，更正式收入中國的版圖。秦開、漢武、公孫度、毋

亡儉諸人，皆中國和東北的功臣。第四章。東胡夫餘兩族的爭霸一隅，與隋唐的征韓破日，爲時約四百餘年，其先則有夫餘和東胡兩族間的爭霸一隅，與漢族在東北所發揮的潛勢力之偉大。繼而漢威在東北重行振起，又以間罪高句麗之故，由唐將劉仁軌等更寫出中日戰史最光榮的一頁。第五章。渤海、遼、金的建國始末，其間滿蒙諸族，旋起旋仆，但文化高、潛力大的漢族，始終爲之樞紐。第六章。元明對東北的經營，南遼朝鮮，北及黑龍江，皆在兩朝的版圖之內。第七章。漢族開發東北的成熟，與俄日兩國在東北的角逐，東北內部又安，而外禍日亟，俄開其端，日造其極，終演爲兩帝國主義者的火併，繼而形成所謂「北滿」「南滿」的平分勢力。第八章。日本對東北侵略的積極，與「九一八」事變，暴日蕞爾三島，僥倖於中日俄兩勝之役，狼子野心，荇食上國，而有「九一八」的事變之爆發，更冒天下的大不韙，不惜與舉世爲敵，藉武力以強佔東北，誠爲吞一自殺的炸彈。第九章。「九一八」以後的東北，敘事變以來東北在日軍鐵蹄下的情況，以及世界對日本暴行的斥責。第十章。餘論，綜述漢族在東北築路監糶慘淡經營的勞績，以及我國在東北根深蒂固的勢力，要非日本的武力所可傾覆。東北在積極上，更爲中國的生命線，與國防上的最前線，更不容輕言放棄。更由於東北精神與中國的關係，以證明東北必能收復。我人感奮之餘，應力求後效，以明鄙言之不謬。

(註一) 孟森：清史叢紀 商務本 民國十九年出版

(註二) 金毓黻：東北史(未刊本)

(註三) 稻葉岩吉：東北開發史 楊成能史訓選譯

民二四年辛未編譯社

其他參考書

嘉慶重修一統志卷五十七盛京統部

林惠祥：中國民族史(上) 商務本 二十六年出版

第二章 史前的東北

〔東北的仰韶文化〕日人稻葉岩吉於所著東北開發史中，曾說滿族爲東北土著。又說漢族的移植東北始於燕昭王時代。（西元初）其爲扶毅歷史上的事實，甚爲昭昭易察。證以近年來東北出土的故物，益可以證明漢族之在東北，爲先史時代以來的事情。源遠而流長，已獲中外學者的公認。民國十年，瑞典地質學家安特生（Dr. J. G. Andersson）在遼甯沙鍋屯發掘一穴居遺跡，其報告見於奉天錦西縣沙鍋屯洞穴層一文。（又中華遠古之文化一文，俱載於一九三三年之地質調查所出版的中國古生物志丁種第一號第一冊中。）謂此中所藏，乃混用新石器時代的文化遺物，與彼前在河南繩池縣仰韶村所發見的，異常孚合。由於貝環和帶彩陶器殘片的相似，因舉其特別相似者，歸納之爲圓點，從而爲之結論，說是：「余意以爲此二址，不特同時，復爲同一文化的民族所遺，卽予所謂仰韶文化者是。其有彼此不同者，爲多數碗形器及刻紋花樣，二址距離既遠，民族離合，各自發展，勢或有之。」英解剖學家步達生（Dr. Davidson Black）因而推斷兩地之混用新石器時代文化的居住者，大體上爲一事。見於其所著奉天沙鍋屯及河南仰韶村古代人骨與近代華北人骨之比較一文，未謂：我人至難避去「沙鍋屯居民及仰韶居民之體質，與現代華北居民之體質同派」的結論。卽石器時代的沙鍋屯人，貌子寓人，均爲構成今日華人之基礎的人種。是不惟由器物上可以證明，而由古人遺骨研究的結果，尤爲直接有據的說明。夷考安特生在河南、遼甯、甘肅、青海等省所發掘的石器，皆定爲同一時期，命名爲仰韶文化。仰韶文化云者：爲我國有史以前的一個文化期，因著色陶器的存在，及其製作的進步，爲屬於一極晚的新石器時代，所謂尾新石器時代（Aeneolithic）。其時期約在紀元前二千年以前。可見我國人荒古時期的繁殖於黃河流域，已不限於陝、甘一帶，且遠及於東北。更進一步言之，研究古史者，論漢人之奄有中土，其所從來，或自西方，或源中土如蒙古或新疆，雖屬衆說紛紜，然以迄今的出土遺物考之，距今三十年前，中國猿人（原稱北

京人，近人改稱爲旦人 *Sinanthropus* (註1) 的遺骨，雖祇於周口店一處發現，但其他舊石器時代的遺址，則東起吉林，西訖新疆，皆有發現。論者因謂中國本土，或者即爲人類發祥之地，甚屬可能。至於新石器文化遺物的發現，黑熱以北多屬與系 (*Neolithic*)；黑熱以南，則爲中國系，如貔子窩發現的鬲形土器，沙鍋屯發現的貝環等，皆其代表。基於上述的種種發見，可以了然東北先史文化的大致線索，不僅知道在殷商以前，東北有與中原相屬的仰韶文化期，並且有舊石器時代的存在，由之，可以與中國史前史，打成一片，今古無殊。

〔漢族及早的移入與史跡的繁博〕由上節所述新石器文化遺物的發現考究起來，其地域蓋已進至農業時代。依於此種種發現，再考證之以古史的記載，東北原始民族是否爲與中國最近的東夷人或殷人，尙不能予以定論；但最早見於中國史冊的肅慎、穢、貊等族，其在東北，亦迄無考古學上人類學上純然一系的證據。則謂爲稍後方纔遷入，亦或容爲事實。更且緣於漢人的聞見，而後方始有最早與唯一的中國古代記載。則漢人雖不必最早居於東北，然至遲亦或與肅慎等族在彼此時距的極短之中，先後居於東北，實屬衷情合理的一件事情。更何況即退一百步爲言，東北在歷史上所有的種族，今已幾於完全和漢人溶爲一體？抑自其他方面說來，近時學者研究的結果，東北諸族神話及秦、漢方言中所記北燕朝鮮的方言，兩者皆與中國大致相同，其必出於一源而爲國人的殖民無疑。即彼日本學者因爲證據確切，亦不得不爲之作同樣的結論。東京帝國大學濱田耕作教授，於民國十七年發掘旅順之貔子窩，得史前的遺跡，因謂：「貔子窩遺跡內有孔石斧一類之中國式石器，鬲獻一類之中國式特有形式土器，中國漢式青銅器，以及周末漢初錢幣之存在，不能不想像此非單純輸入爲裝飾品，而爲深密契合於此地方人民生活中之存在。」足見漢人在東北根深蒂固，源遠流長之一斑，同大學清野謙次教授，研究前者發掘所得，謂自很多骨骼的形質上，貔子窩於近人種中，獨與中國人爲最接近。抑此石器時代的貔子窩人，謂其與近代中國人之祖先爲一事，實爲極可通的說法。語雖不十分確定，但事實不容否認。至如同國

人鳥居龍藏所謂：「南滿洲之新石器遺跡，爲新古斯人，即舊稱所謂肅慎者所遺，此類人在漢武東征前，即住此地。」（氏著南滿之先史人類及東蒙之原始人類兩文，發表於東京帝國大學理科學報）因以肅慎的通古斯人爲東北土著云云。此在濱田氏則不予以同意，而謂：「誰知其（按指漢族）曾於周秦時代占南滿洲耳。又誰能否認紀元前一世紀武帝時以前，漢民族之伸張，一次再次不止耳。吾人誠不能免於僭信者：即武帝時之漢人東漸，不過前此中國人伸張之重現，而武帝之武功，正以其本地原有相當的民族之根據。」彼蓋認魏子寓附近，無論在文化上、人種上，皆多屬中國式，實係根據於所得人類骨骼及文化的材料之最自然的結論，非不如是不可。是漢人於周秦以前，固已據居東北。更當遠溯其跡於有史以前，信而有徵。至於秦、漢武的東向拓地，誠如濱田所謂，要不過伸張的再現而已。

至如朝鮮、庫頁與西北利亞，皆屬廣義的東北，爲我中華民族最早遠出拓殖的地域。他如唯我獨具並世最古的記錄一端，可以想見。惟各地史前的古物，因爲地域的殺估，與發掘的未遑，尙未能予以稱述。然諸地之早沐我族膏澤，殆無疑義。

（註二）葉爲耿 震旦人與周口店文化 商務本 二十五年出版

第三章 早期農業與畜牧

東 北 小 史

第三章 早期漢族的開拓東北

〔燕之襲却東胡與築長城〕漢族的早居東北，已如前述。而遠古的建置，亦且粗具區劃。不過到了春秋以後，中國四方多故，華夷之防因之大壞。尤以東西兩方爲最糾紛，而東北一隅，由今宣化以至灤州，則有東胡、山戎之禍，惟是漢族雖在東北政治上失了勢力，但移殖東北的燕、齊、趙各地人民，則迄未中止。戰國之世，燕最弱小，北見迫於蠻貉，南措置於齊晉，四郊多壘，非發憤圖強，不足以云立國。昭王時期，頗能禮賢下士，拓土開疆。十二年，（西元前三百年）用秦開襲破由今熱河而勢力瀰漫於遼甯的東胡，拓地千里。燕的勢力，遂直達今之朝陽、建昌以北，實爲殷周以來所未有。而東方之地，更達於朝鮮。其時箕子的後人朝鮮侯，自稱爲王，逐漸驕縱起來。秦開旣而攻其西境，拓地二千餘里，至滿番汗爲界。當時的東胡，卽後日的烏桓鮮卑部落，因爲被秦開所擊破，而勢力窮促的幾及百餘年之久，同時日見強悍的朝鮮，不時窺伺東北。兩者皆爲燕之邊禍，得秦開的攻拓，燕之外侮，得以大紓。燕更爲防患未然計，興築長城，自遼陽（今遼河口）至襄平，（今遼陽）置上谷、（包括今察哈爾宣化至獨石口）漁陽，（包括今密雲至承德）右北平，（包括今河北的北部及熱河平原陵源）遼西，（包括今熱河朝陽及遼甯遼河的西部）遼東（包括遼河以東及朝鮮平安北道）五郡，前四者得之東胡，遼東則取諸朝鮮。番汗卽後日的番漢縣，至滿番汗爲界，當在今鴨綠江下流入海的地方。郡縣旣然設置，移民實邊，想是當然的事情。所以在今日大凌河、太子河、渾河一帶，皆發見有燕西遼國明邑地方所鑄的明刀。（明刀貨幣，更出土於朝鮮全羅南道和日本，明刀或謂爲古代會盟時所用的刀幣，是則爲時當更在春秋之世，戰國之前。）其後中原多故，漢人衛滿乃奮起爲雄，壓迫朝鮮、真番等地，設置官吏，興築障塞，維持中國在東北的政治勢力於不墜。

〔秦代恢宏前朝的建置〕秦始皇二十五年（西元前二二二年）滅燕，盡有其地。衛滿葆塞爲外臣，仍居故土，

稱爲遼東外徼。朝鮮王箕準畏秦之威，雖不肯朝會，亦服屬於秦。二十六年，秦分天下爲三十六郡，東北地方一仍燕之舊貫。更使大將軍蒙恬繕修長城，壞者葺之，斷者續之。西起臨洮，東至朝鮮龍崗，蜿蜒達萬餘里，則是燕秦的勢力，均遠及於今朝鮮半島。此種故壘遺址，殘存於和龍（今朝陽）附近，及范陽（今北平）郡北。秦之長城，自造陽至遼東一段，卽爲就當日燕、趙和衛滿舊築的長城，以爲之基礎，加以補繕添築，聯成一氣，而總其大成。馮家昇考得長城的東端，爲沿用燕之舊址，而加以繕葺，東端起朝鮮平安南道的龍崗，及開川江——一名大定江——西北繞鴨綠江，修家江，西北過開原北，西南經朝陽，建昌——凌源——北，輾轉至獨石口。〔註二〕金毓黻斷爲應由今之獨石口，東經懷來之北道，通過建昌，赤峯，北走朝陽、義州，以出醫巫閭之東，包延新置之五郡，而迄於遼陽之北，秦因之。〔註三〕兩說大體一致。又在朝鮮平壤地下，曾掘得秦戈，爲戰國時代最後的紀念品，幸免於秦始皇的毀銷，彌可珍貴。漢勢遠出東北，不僅此等遺物，堪資佐證；古代史冊，更多徵信：史記載秦之疆域：「東至海暨朝鮮，……勞陰山，至遼東。」則朝鮮，遼東，皆明列於中國版圖之中。嗣後漢武帝的征服朝鮮，實依於此等早經存在的潛勢力，爲之再度擴張，克復舊土而已。

〔統治東北規模最盛的漢代〕秦末，天下大亂，漢代秦興。初於遼東置國，韓廣、臧荼、盧綰先後爲王，但皆一度據地稱叛，直至盧綰被平定了之後，方始重行制置郡縣，直隸於中央政府。遼西、遼東、玄菟、樂浪諸郡屬幽州者，卽今東北之地。論漢之世，統治東北之盛，爲上古各代之最：由於漢孝廟銅鐘（發現於平壤對岸，樂浪郡治的朝鮮縣，卽王險城，不在平壤，而在大同江之左岸。——永光三年，卽西元前三九年造。）與粘蟬縣神祠碑（粘蟬爲樂浪郡屬縣之一，從其碑載于支，推定爲後漢章帝元和二年——西元八五年——所立，——〔註三〕）可以規知兩漢之治東北，雖遠在朝鮮中部，其臣服中央，一如內地無異。更事增修秦代長城，不過漢代有長城與障塞的異稱，吾人推測起來，大抵近於內部，則工事堅固，用石構建；邊徼遠地，則工事簡陋，略爲築壘設防，因以不同。昭帝以次，東北禍亂無已，初有夷貊的侵凌，後更益以東胡遺種——烏桓鮮卑的寇剽。

迨及後漢之世，於遼東遼西兩郡間，另有遼東屬國的建置。「屬國之制，義同分郡。」〔註四〕其時屬國都尉所經管的事體，爲掌制內附的烏桓、鮮卑。漢末公孫度據遼東，自號平州牧，代漢行威令於東北。魏置東夷校尉於襄平，分遼東、昌黎、玄菟、帶方、樂浪五郡爲平州，又考兩漢時對遼東諸郡，除行政措置外，尙有人口調查，遺於後世，蓋其設施，不讓內地。（前漢遼東郡縣十八，戶五五・九七二，口二七二・五三九；遼西郡縣十四，戶七二・六五四，口三五二・三二五；玄菟郡縣三，戶四五・〇〇六，口二二一・八四五；樂浪郡縣二五，戶六二・八一，口四〇六・七四八，後漢遼東郡縣一，戶六四・一五八，口八一・七一四；遼西郡縣五，戶一四・一五〇，口八一・七一四；玄菟郡縣六，戶一・五九四，口四三・一六三；樂浪郡縣一八，戶六一・四九二，口二五七・〇五〇。比諸前漢大見減削，——按全國各地如此，爲一普遍的現象。——合計縣與戶數約減三分之一，人口數減削幾及三分之二，足徵禍亂之烈。）及其末季，中土雲擾，政治力量雖減於東北，但文化發展，以學行高超的中原人士，一時羣以東北爲避難之地的緣故，因是東北反獲得長足的進步。

〔漢族在朝鮮的經營與漢武之郡縣半島〕箕子對於朝鮮，載在典籍，且有古蹟可資證明。惟日人白鳥對此，則故作懷疑。〔註五〕箕子之後，朝鮮便稱王自大，既爲秦關所卻，嗣後遂弱。魚豢稱：「……及秦并天下，使蒙恬築長城，到遼東。時朝鮮王否立，畏秦襲之，略服於秦，不肯朝會。否死，其子進立二十餘年，而陳項起，天下亂，燕、齊、趙民愁苦，稍稍亡往韓，韓乃置之西方。及漢以盧綰爲燕王，朝鮮與燕界於汎水。及綰反入匈奴，燕人衛滿亡命爲胡服，東渡汎水，詣韓降，說韓求居西界，收中國亡命爲朝鮮屏藩，準信寵之，拜以博士，賜以圭，封之百里，令守西邊。滿誘亡黨衆稍多，乃詐遣人告準，言漢兵十道至，求入宿衛，遂遣攻準，準與滿戰不敵。」〔註六〕足徵其時漢人拓地之廣，移入之多，加以統治者盡屬漢人，同化作用，自亦更大。衛滿既成立了雛形的國家，爲時弗久，到了其孫右渠，既誘漢亡人滋多，且未嘗入朝；真番旁衆國欲上書見天子，又爲攔阻不達。武帝元封二年，漢使至，右渠仍不奉詔。漢使殺其送者於汎水界上。〔註七〕朝鮮國是乃

與漢樓兵。武帝分兵兩道東征，一路遣樓船將軍楊僕統兵五萬由今山東度渤海，趙王險城；一路遣左將軍荀彘率遼東兵，由今遼陽，以趨涇水。初因兩將意見不合，圍城無功。三年，濟南太守公孫遂馳至糾繩，統率既一，圍攻遂亟，其夏右渠殺降，乃定朝鮮。以其地爲樂浪、臨屯、玄菟、真番四郡，大抵在今遼、吉一帶及朝鮮的大部。惟其確定地望，頗多聚訟。（蓋因據時不同，立論遂異，有南北兩說。）稻葉岩吉謂爲：「於漢水流域，衛滿之根據地，及大同江流域，置樂浪郡。其南忠清道一帶置真番郡。於東北江原道一帶置臨屯郡。於咸鏡道及跨越鴨綠江上游一帶置玄菟郡。」（註八）玄菟最北，樂浪在玄菟之南，臨屯在樂浪之東，真番在樂浪之南。真番，臨屯之名，皆已前有，漢武帝因其地，承其名。玄菟郡初治沃沮，後治高句驪，其中漢人最多，南部則爲韓族。臨屯郡治東曠，居民爲濊貊。樂浪郡治王險城，漢人聚居其地者實繁有徒，樂浪王氏，尤顯於世。真番郡治雲縣，高句驪族所聚居。又武帝當右渠未滅時，曾使彭吳通濊貊，（今朝鮮江原道一帶）濊君南閭等率衆至遼東內屬。武帝乃就其地置浡海郡。惟因僻遠難治，不久罷之。所以漢武之世，中國開拓東北，一時猛進，突越以前各朝。武帝用夏變夷之功，不可或沒。但其政治設施，不久便告萎縮：昭帝元始五年，以濊、貊、高句驪諸族多故，咸掉臨屯真番二郡，並徙玄菟郡治於真番故地，玄菟大部併於樂浪，則是後者擴充而前者縮小了。然猶置東南兩郡都尉，以便治理朝鮮嶺東偏南地方。東漢初年，廢兩郡都尉，將嶺東地悉封諸濊貊的渠帥，而聽其自治。樂浪郡則一度爲高句驪所佔。東漢末年，遼東太守公孫度據地獨立，領玄菟、樂浪二郡。其子康，以韓、濊諸族強盛，郡縣的力量不易治理，因割樂浪南部屯有以南七縣爲設帶方郡，並討伐叛者。繼而曹魏滅公孫氏，統治半島的郡縣。其後則有高句驪，百濟興於晉代，前者乃乘晉亂以次兼併樂浪，帶方，玄菟諸郡之地。又辰韓一作秦韓，則以其人多遷秦亂而至半島後所立之國，故以爲名，後爲新羅。和中國的關係甚切，因爲淵源甚久，血濃於水使然。

（肅慎與夫餘）東北之有肅慎，最早見於中國的記載。史記「舜禹之時，北撫山戎，息慎。」（註九）息慎即

是肅慎。自唐虞以迄周初，皆視為東北邊疆的臣屬，所稱範圍，頗為廣泛，但凡今吉黑兩省，烏蘇里江以東，皆古肅慎之地。漢季仍有肅慎之名，厥後稱挹婁，亦即居處於長白山以東肅慎氏的故國。後書，魏志稱其在夫餘東，濱大海，南與北沃沮接，不知其北所極。又稱其人常居善射，矢用楛，青石為鏃。東夷，夫餘飲食皆用組豆，取式中國，唯此越在邊鄙，獷野不法，俗最無綱紀，以是文化較其他部族遠為低劣。似完全度着原始人的生活。西周成康以降，不通中國的有千餘年。直至晉時，方始復通。夫餘在玄北千里，南與高句驪東與挹婁西與鮮卑接，北有弱水，地方二千里，原為濊地。其習俗似與箕子封朝鮮一事有關，衣服尙白，鮮人至今行之弗衰。而和中國的關係，亦較其他部族為切。濊貊，貊貊，早見於我國的記載，殆同一種族的多種稱謂。後書云：「箕子教以禮義，田蠶，」文化誠較其他部族為高。其地北接高句驪、沃沮，南接辰韓，東窮大海。魏志曾稱夫餘和高句驪皆與濊貊有關，以前者曾王其中，而後者的別種，則亦稱作小水貊。（日人那阿通世氏擬統名之為貊。）

〔高句驪與烏桓〕夫餘於兩漢之世，勢甚強大，臣服挹婁，更別建高句驪。〔註十〕後漢時候，旋叛旋服。曹魏討公孫淵，高句驪曾以兵助戰。但不久又復寇鈔西安平一帶。正始五年（西元二四四年）被毋丘儉所破，嗣乃恭順。與高句驪同祖夫餘的百濟，則建國於鴨綠江分支修佳江（亦作渾江）的上流，初都卒本（亦作忽本）其後大抵為避前燕的壓迫，乃逐漸自東北移於大同江一帶。既助魏討平公孫淵，魏因之置東夷校尉於襄平。本期之末，夫餘既日漸式微，高句驪於是代之而興，先後和漢族爭衡，中半則和東胡構兵。當時屬於東胡的有烏桓，和鮮卑。遼東胡在戰國時，為秦開所破走之後，屏居塞外。漢初為匈奴所滅，餘衆乃分兩支：烏桓（亦作烏丸）以偏於北方匈奴，因而臣服於漢。漢武帝擊破匈奴左地，因徙烏桓於遼熱冀三省之間。（即昔日東胡的根據地）置護烏桓校尉監領。烏桓歸土生息的結果，到了西漢末，勢漸強大。南寇中國，北破匈奴。東漢初，再降中國，安帝後，時而叛，時而降，東北為之騷然。東漢末，袁紹曾與之結納，紹歿，二子譚、尚出奔烏桓，同時幽冀